

# KANSAI GAIDAI UNIVERSITY

## 略称代称の性主句的定及其范

メタデータ	言語: zho 出版者: 関西外国語大学・関西外国語大学短期大学部 公開日: 2017-09-22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吉田, 泰謙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関西外国語大学
URL	<a href="https://doi.org/10.18956/00007761">https://doi.org/10.18956/00007761</a>

## 略谈现代汉语谓词性主语句的定义及其范围<sup>①</sup>

吉 田 泰 謙

### 要 旨

本文主要讨论现代汉语谓词性主语句的定义及其范围等问题。文章先扼要介绍一下几位学者对谓词性主语句的定义，然后利用变换分析等手段来考察和分析前人关于谓词性主语句的定义能否明确确定谓词性主语句的范围，并指出哪些类型的句子属于谓词性主语句，哪些则不是谓词性主语句。

キーワード：谓词性主语句、谓词性成分、VP<sub>1</sub>+VP<sub>2</sub>、主谓结构、主语/话题

### 1. 引言

#### 1. 1 研究对象及几位学者所下的定义

在现代汉语中，存在着这样的语法现象：谓词性成分能够直接充当主谓结构中的主语。例如：

- (1) a. 学习很重要。 失败是成功之母。 旅行是一种有意义的活动。  
b. 艰苦可以锻炼人。 细心是他的特点。 消极是不对的。  
c. 洗衣服非常方便。 早睡早起是个好习惯。 捆得太紧不好。  
d. 踏实、刻苦是应该受到鼓励的。 厚一点更好。  
e. 我们明天去比较合适。 你也去太好了。 他写比我写好。

(转引自李德津、程美珍编1988：235-236)

上面所有的例子都是由主谓结构构成的句子。其中，加下划线的部分都是主语，而这些主语都是由谓词性成分充当的。具体说，例(1a)中的主语(“学习”、“失败”、“旅行”)是由光杆动词来充当；例(1b)中的主语(“艰苦”、“细心”、“消极”)是由光杆形容词来充当；例(1c)中的主语(“洗衣服”、“早睡早起”、“捆得太紧”)是由动词性词组来充当；例(1d)中的主语(“踏实、刻苦”、“厚一点”)是由形容词性词组来充当；例(1e)中的主语(“(我们)明天去”、“你也去”、“他写”)是由主谓结构来充当。

前人早已注意到这类句子，分别起了不同的名称。比如，“动词性主语句”(郑怀德1984)；“VP主语句”(范晓1992)；“动词性主语句”(吴继光2003)；“谓词性主语句”(黄伯荣、廖序东主编2002)等。虽然这些名称不完全相同，但都是指同一类语法现象。

- (2) a. “动词性主语句是指动词性词语做主语的句子。”(郑怀德1984: 78)
- b. “本文所说的VP, 指的是广义的动词性词语(谓词性词语), 它包括一般语法书上所说的动词和动词短语以及形容词和形容词短语。VP主语句也就是‘VP+VP’构成的主谓句。”(范晓1992: 176)
- c. “动词性主语句, 指的是由动词、动词短语和以动词为谓语的主谓短语充当主语的句子。”(吴继光2003: 98)
- d. “主语也可以由谓词性词语充当, 谓词性词语包括动词、形容词、谓词性的代词、动词性短语、形容词性短语(含主谓短语)。这是以动作、性状或事情作陈述的对象, 这种句子可以叫谓词主语句。”(黄伯荣、廖序东主编2002: 78)

此外, 朱德熙(1982: 101)把由谓词性成分充当主语的句子成分叫做“谓词性主语”。本文沿袭朱德熙先生的“谓词性主语”这一说法, 并将由谓词性成分(包括动词、形容词、谓词性代词、动词性词语、形容词性词语和主谓结构)充当主谓结构中的主语的句子或结构称为“谓词性主语句”或“谓词性主语结构”。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就是“谓词性主语句”(包括“谓词性主语结构”)及其相关的语法现象。

## 1. 2 问题的提出

现在我们要指出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那就是: 在前人的研究中, 并没有明确提出谓词性主语或谓词性主语句的范围。在上节里介绍了各位学者对谓词性主语句的定义。这些定义看起来说得很清楚, 按照这些定义我们似乎很容易判断哪些句子或结构属于谓词性主语句。但我们在收集实际语料时, 经常遇到不好判断一个句子是否属于谓词性主语句的情况。其主要原因是, 我们很难判断一个谓词性成分到底是跟其后面的成分具有主谓结构关系。因为这个问题也关系到汉语中的主语或话题的定义问题(详见徐杰2001、吉田2007等), 所以, 在过去对谓词性主语句的研究中, 一般不容易看到这方面的论述。

## 2. 如何判断谓词性主语句

### 2. 1 “VP<sub>1</sub>+VP<sub>2</sub>”及其句法结构关系

前面已经介绍过几位学者对谓词性主语句下的定义, 我们对谓词性主语句的定义是: 谓词性成分(包括动词、形容词、谓词性代词、动词性词语、形容词性词语和主谓结构)充当主语的主谓结构。可见, 本文所下的定义跟这几位学者的定义基本相同, 只不过是名称有所不同而已。

从这些定义的内容, 我们不难发现, 过去对谓词性主语句的定义是根据其主语的内部构造特点来定下的。这种定义方式和起名方式, 非常类似于主谓句中的“动词谓语句”、“形容词谓语句”、“主谓谓语句”、“名词谓语句”等等。

如果我们很单纯地把谓词性主语句看成一个词语的词类范畴串（形式类的序列），那么就可记作为“VP<sub>1</sub>+VP<sub>2</sub>”。当我们认为这一结构中的VP<sub>1</sub>和VP<sub>2</sub>之间在句法上具有主谓关系时，就可以确定这种“VP<sub>1</sub>+VP<sub>2</sub>”是谓词性主语句。

其实，在现代汉语中，按照“VP<sub>1</sub>+VP<sub>2</sub>”这样来组合而构成的句法结构关系不止是主谓关系这一种。下面这些句法结构关系也是由“VP<sub>1</sub>+VP<sub>2</sub>”所构成的：

(3) 述补结构：拿<sub>VP1</sub>到<sub>VP2</sub>；咬<sub>VP1</sub>死<sub>VP2</sub>；洗<sub>VP1</sub>干净<sub>VP2</sub>；收拾<sub>VP1</sub>整齐<sub>VP2</sub>；……

述宾结构：同意<sub>VP1</sub>举行比武大会<sub>VP2</sub>；会<sub>VP1</sub>参加开幕式<sub>VP2</sub>；……

偏正（状中）结构：认真<sub>VP1</sub>学习<sub>VP2</sub>；正确<sub>VP1</sub>处理了这件事<sub>VP2</sub>；……

连谓结构：开着窗户<sub>VP1</sub>睡觉<sub>VP2</sub>；请客人<sub>VP1</sub>吃饭<sub>VP2</sub>；看起来<sub>VP1</sub>漂亮<sub>VP2</sub>；……

联合结构：唱歌<sub>VP1</sub>跳舞<sub>VP2</sub>；烧毁证物<sub>VP1</sub>袭击警察<sub>VP2</sub>；……（转引自詹卫东2000：70）

为了比较的方便，下面再列举在1.1里所举的一些例子：

(4) 学习<sub>VP1</sub>很重要<sub>VP2</sub>    艰苦<sub>VP1</sub>可以锻炼人<sub>VP2</sub>    捆得太紧<sub>VP1</sub>不好<sub>VP2</sub>

厚一点<sub>VP1</sub>更好<sub>VP2</sub>    他写<sub>VP1</sub>比我写好<sub>VP2</sub>

不过，在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会把具有主谓结构关系的“VP<sub>1</sub>+VP<sub>2</sub>”跟例（3）中列举的那些句法结构关系的“VP<sub>1</sub>+VP<sub>2</sub>”混淆起来。因为主谓关系的“VP<sub>1</sub>+VP<sub>2</sub>”结构都不能变换为那些其他句法结构关系分别具有的变换或扩展形式。比如：

(5) 拿到；咬死；洗干净；收拾整齐（述补结构）

→拿<sub>不</sub>得<sub>到</sub>；咬<sub>不</sub>得<sub>死</sub>；洗<sub>不</sub>得<sub>干净</sub>；收拾<sub>得</sub>整齐

（VP<sub>1</sub>和VP<sub>2</sub>之间插入“不/得”，可变为可能补语或“得”字结构）

同意举行比武大会；会参加开幕式（述宾结构）

→同<sub>意</sub>不<sub>同</sub>意举行比武大会？；会<sub>不</sub>会参加开幕式？

（“VP<sub>1</sub>+不+VP<sub>1</sub>+VP<sub>2</sub>”来形成疑问句）

认真学习；正确处理了这件事（偏正（状中）结构）

→认真<sub>地</sub>学习；正确<sub>地</sub>处理了这件事

（VP<sub>1</sub>和VP<sub>2</sub>之间可插入助词“地”）

开着窗户睡觉；请客人吃饭；看起来漂亮<sup>②</sup>（连谓结构<sup>③</sup>）

→\*开着窗户<sub>而</sub>睡觉；\*请客人<sub>而</sub>吃饭<sup>④</sup>；\*看起来<sub>而</sub>漂亮

唱歌跳舞；烧毁证物袭击警察（联合结构）

→唱歌<sub>和</sub>跳舞；烧毁证物<sub>并</sub>袭击警察

（VP<sub>1</sub>和VP<sub>2</sub>之间可插入“和、并”等连词构成并列结构）

(6) 学习很重要

→\*学习<sub>不</sub>得<sub>很重要</sub>    \*学<sub>习</sub>不<sub>学</sub>习<sub>很重要</sub>？    \*学习<sub>地</sub>很重要

\*学习<sub>而</sub>很重要    \*学习<sub>和</sub>并<sub>很重要</sub>

艰苦可以锻炼人

→ \*艰苦不<sub>1</sub>得<sub>2</sub>可以锻炼人    \*艰苦不<sub>1</sub>艰苦<sub>2</sub>可以锻炼人    \*艰苦地<sub>3</sub>可以锻炼人  
\*艰苦而<sub>4</sub>可以锻炼人    \*艰苦和<sub>5</sub>/并<sub>6</sub>可以锻炼人

捆得太紧不好

→ \*捆得太紧不<sub>1</sub>得好<sub>2</sub>    \*捆得太紧不<sub>1</sub>捆得太紧<sub>2</sub>不好    \*捆得太紧地<sub>3</sub>不好  
\*捆得太紧而<sub>4</sub>不好    \*捆得太紧和<sub>5</sub>/并<sub>6</sub>不好

厚一点更好

→ \*厚一点不<sub>1</sub>得<sub>2</sub>更好<sub>3</sub>    \*厚一点不<sub>1</sub>厚一点<sub>2</sub>更好<sub>3</sub>    \*厚一点地<sub>4</sub>更好<sub>5</sub>  
\*厚一点而<sub>6</sub>更好<sub>7</sub>    \*厚一点和<sub>8</sub>/并<sub>9</sub>更好<sub>10</sub>

他写比我写好

→ \*他写不<sub>1</sub>得<sub>2</sub>比我写好<sub>3</sub>    \*他写不<sub>1</sub>他写<sub>2</sub>比我写好<sub>3</sub>    \*他写地<sub>4</sub>比我写好<sub>5</sub>  
\*他写而<sub>6</sub>比我写好<sub>7</sub>    \*他写和<sub>8</sub>/并<sub>9</sub>比我写好<sub>10</sub>

在例(6)中,有些变换或扩展形式在语法上似乎是合格的(如“学习不学习很重要?”),但这些形式已经改变了原有的句法或语义关系,因此变换关系就不算成立。

根据前面的分析,虽然“VP<sub>1</sub>+VP<sub>2</sub>”结构有几种可能发生的句法关系,但利用变换分析等手段一般可以辨别出它是属于主谓关系,还是属于别的句法关系。

## 2. 2 主语的判断标准

其实,我们也可以利用更积极的分析手段去判断“VP<sub>1</sub>+VP<sub>2</sub>”结构是否属于主谓关系。

一般认为,汉语中主谓结构跟其他各种句法结构比较,主语和谓语这两者之间的联系算是最松的。这已经是汉语语法学界的共识。那么,其主要句法表现是:第一,“主语和谓语之间可以有停顿”;第二,“主语后头可以加上‘啊、呢、吧、嚯’等语气词跟谓语隔开”,如“这件事啊,得好好商量一下。”;第三,“主谓结构往往可以转换成反复问句的形式”,如“你去→你去不去”、“他们在上课→他们是不是在上课”;第四,“主语和谓语之间可以插入‘虽然、如果、要是、即使’等连词”,如“你不去→你虽然不去…/你如果不去…”。(参看朱德熙1982:95-99)目前,大家都公认这些句法现象实际上是主语的判断标准。

那么,我们看一下例(4)的谓词性主语是否也符合这些标准:

(7) 学习很重要

→ 学习呢,很重要    学习是<sub>1</sub>不是<sub>2</sub>很重要?<sup>⑤</sup>    学习重<sub>3</sub>不<sub>4</sub>重要?<sup>⑥</sup>  
学习虽然<sub>5</sub>很重要,但是……

艰苦可以锻炼人

→ 艰苦呢,可以锻炼人    艰苦是<sub>1</sub>不是<sub>2</sub>可以锻炼人?    艰苦可<sub>3</sub>不<sub>4</sub>可以锻炼人?  
艰苦虽然<sub>5</sub>可以锻炼人,但是……

捆得太紧不好

→捆得太紧呢，不好 捆得太紧是不是不好？ 捆得太紧好不好？

捆得太紧虽然不好，但是……

厚一点更好

→厚一点呢，更好 厚一点是不是更好？ 厚一点好不好？

厚一点虽然更好，但是……

他写比我写好

→他写呢，比我写好 他写是不是比我写好？ 他写比我写好不好？

他写虽然比我写好，但是……

根据上述主语的标准和以上变换形式，例（4）中的VP<sub>1</sub>和VP<sub>2</sub>之间可视为主谓关系。<sup>⑥</sup>为了讨论的方便，本文先把上述标准作为判断一个结构是不是主谓结构时所考虑的判断标准。

### 3. 谓词性主语句的范围

根据上文的分析，似乎作为主谓关系的“VP<sub>1</sub>+VP<sub>2</sub>”和其他句法关系的“VP<sub>1</sub>+VP<sub>2</sub>”是很容易区别开来的。也就是说，我们很容易确定谓词性主语句的范围。其实，我们在这节里可以看到，确定谓词性主语句的范围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过去的研究中也并没有看到专门讨论谓词性主语句的范围问题的文章。

下面将主要讨论四种句式或格式，这些句式/格式在表层结构上都可视为“VP<sub>1</sub>+VP<sub>2</sub>”结构，那么这些句式/格式是否可分析为主谓结构？即是否属于谓词性主语句呢？

#### 3.1 主谓谓语句（小主语为谓词性成分）

刘月华等（2001：456）认为下面的句子可以有两种分析方法。例如：

（8）他讲课很出色。 a. 他’ 讲课很出色。（语音停顿在“他”后面）

主语 谓语（主谓结构）

b. 他讲课’ 很出色。（语音停顿在“讲课”后面）

主语（主谓结构） 谓语

他们指出，“当‘讲课很出色’作谓语时，表示‘他在讲课方面很出色’，别的方面不一定出色，评述对象是‘他’”（如（8a））；“当‘他讲课’作主语时，评述的是‘他讲课’”（如（8b））。即“结构不同，表达意义是有差别的。”

据吴继光（2003）的介绍，过去对前面这种类型的句子（下面以“队长办事认真”为例）的分析存在着分歧。其中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应把“办事”分析为状语，即队长“在办事上”认真；第二种意见认为，应把“办事认真”分析为连谓结构，即“办事”和“认

真”合起来陈述主语“队长”；第三种意见则认为，应把“办事”分析为小主语，即这句话是小主语为谓词性成分的主谓谓语句。（详见吕冀平1958、郑怀德1984等）

吴继光（2003：125-126）认为，在前面这些观点中第三种的分析最为合理。其主要理由是：

第一，“从语义上看，‘认真’与大主语‘队长’没有直接的关系。句中的动词‘办事’作为一种指称，是形容词‘认真’直接说明的对象。虽然‘认真’归根到底也是说‘队长’认真，但它毕竟是通过‘办事’的评价而间接实现的。”

第二，“从句法形式来看，‘办事’可以移位到句首作全句的VS，连谓式的第一个谓语虽然也可以前移，但一般要加上逗号与原句断开，移位之后，有人把它分析成前置的谓语成分，也有人分析成一个分句，但总归不好分析为主语。”<sup>⑩</sup>例如：

(9) 队长办事认真 → 办事队长认真（主谓谓语句）

大家听了这个消息很高兴 → 听了这个消息，大家很高兴（连谓句）

第三，连谓结构的前后两个谓词性成分之间一般可以插入“来、去”或“就、后”等成分。但小主语为谓词性成分的主谓谓语句一般不能插入这些成分。例如：

(10) 帮他来洗碗 → 帮他来洗碗 上广州开会 → 上广州去开会

等一会儿就告诉你 → 等一会儿就告诉你

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 → 听到这个消息后很高兴

(11) \*办事后认真 \*看问题来清楚

第四，连谓结构中前一个谓词性成分可带“了、着、过”等动态助词，而主谓谓语句中充当小主语的谓词性成分一般不能带这些成分。例如：

(12) 他低着头回忆往事 老王拿了书出去了 大家看过这场电影很满意

(13) \*队长办了事认真 \*他说过话清楚 \*老李花着钱仔细

（以上例（9-13）转引自吴继光2003：125-126）

根据以上的分析，吴先生就把“队长办事认真”这种类型的句子视为主谓谓语句，其中，小主语是谓词性主语。

我们基本上同意吴继光先生的观点，同时也同意刘月华等先生的第二种分析（如（8b））。实际上，不管按照哪一种观点或分析，这类句子里都有谓词性成分充当主语的主谓结构，如“办事认真”或“他办事认真”。因此，本文把它视为属于谓词性主语句（或谓词性主语结构）的一类。

### 3. 2 重动句式

郑怀德（1984）认为，下面这三例都是谓词性成分作主语的句子：

(14) 他说评书已经三十年了。 春敏写小说五年了。

老李跑材料都好几个月了，你还不知道啊？（转引自郑怀德1984：87）

郑怀德（1984：87）指出，“这几个例子中的‘说’‘写’和‘跑’都能和后边的数量短语搭

配，直接构成动补结构。尽管这样，我们仍然认为前边的动词是主语，后边的数量短语是谓语。”因为“从语义上，前边仍然是表示动作或行为的时间，后边的数量短语是对时间的具体陈述或说明”。此外，从形式上看，“这种句子有两个形式特点：第一，动词都带宾语；第二，动词不能带‘了、着、过’”。按照郑先生的分析和观点，例（14）中的句子实际上都可视为上节中讨论的主谓谓语句。

另外，郑先生还指出，前面例（14）都有下面这样的相应句式：

(15)他**说**评书已经**说**了三十年了。    春敏**写**小说**写**了五年了。

老李**跑**材料都**跑**了好几个月了，你还不知道啊？

很明显，上面三例都是重动句式。郑先生并没有进一步说明前面例（14）有这些相应句式就意味着什么，也没有明确指出例（15）中“说评书”、“写小说”、“跑材料”的句法成分是什么，因此，我们就没办法去理解郑先生这里指出这些与例（14）相应的句式要说明什么问题。但从郑先生的这些观察来看，我们就产生了这样一个疑问：重动句式是否一种谓词性主语句呢？（具体说，“写小说”和“写了五年了”之间的句法关系是否一种主谓结构呢？）

根据范晓（1993）的介绍，汉语语法学界对重动句（“ $SV_1OV_2$ 得R”句式）的结构分析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主状动”句，如“他+唱歌+唱得好”（主语+状语+谓语）；第二，“主谓谓语句”，如“他+唱歌+唱得好”、“我+买书+买得贵”（大主语+小主语+谓语/ $S_1+S_2P$ ）；第三，“连动句”（“连谓句”），如“他+说话+说得不清楚”、“他+怕你+怕得厉害”（ $S+VP_1+VP_2$ ）；第四，谓语“重说”，如“喜欢书+喜欢得着了迷”、“追敌人+追得太猛”（“ $V_1O+V_2$ 得R”构成联合关系的谓语）；第五，“主动宾补”句，如“他+讲+书+讲得非常清楚”（主语+动词+宾语+补语）；第六，“主动补”（或称“主述补”）式，如“我+抽烟+抽得很多”、“他+回家+回得很早”（“动宾结构加补语”）。

范晓先生认为，复动“V得”句（第二个动词带“得”字的重动句式）是主谓句中的“主述补”句（即持第六种观点）。它与“小李走得飞快”、“小张唱得很好听”、“我休息得很好”一样就属于“V得”式的“主述补”句。并指出，这种句式的层次结构可分析为：

(16)他 唱 歌 唱 得 好  
       S  V<sub>1</sub>  O  V<sub>2</sub>  得  R  
       — ————— 主-谓  
       ————— 述-补  
       — ————— 述-宾 述-补  
                   — — 动词-附加成分（结构助词）

范晓（1993）还指出，从语用的角度分析，复动“V得”句中的S是大主题，是述说的对象，其谓语（“ $V_1OV_2$ 得R”）是述说S的部分，即述题。谓语部分（“ $V_1OV_2$ 得R”）还可以这样分析：“ $V_1O$ ”是小主题，“ $V_2$ 得R”是小述题。其理由为：第一，“VO表现一件事，是述说的对象，V

得R是述说VO‘怎么样’的。”；第二，VO可移到句首，如“写字他写得很大”，“如果句首的VO可分析为主题，也就不能认为在V得R之前的VO没有资格作主题。”；第三，“VO后可以停顿，也可以加语气词，如‘写字（嘛），写得很大’。”

从上述几位学者的分析和观点可以看出，重动句式和上节中讨论的主谓谓语句之间在句法、语义上有一些共同之处。这一点，也可以通过下面的句法表现得到证实。比如：

- (17)他办事很认真。(主谓谓语句) → 办事，他很认真。 \*他办了/着事很认真。  
他看书看累了。(重动句式) → 看书，他看累了。 \*他看了/着书看累了。

重动句式和主谓谓语句之间在句法表现上确实存在着一些相同之处。那么，由此我们能否把重动句式分析为一种谓词性主语句呢？目前，我们对这一问题考虑得还不成熟，并且考虑到重动句式是一种特殊的句式，因此暂时不把它放在一种典型的谓词性主语句的类型里。<sup>⑧</sup>

### 3. 3“VP<sub>i</sub>+是+VP<sub>i</sub>”格式

下面举的这些例子，从句法结构上看，也是一种谓词性成分充当主语的主谓结构。例如：

- (18)打架是打架，过日子是过日子，小两口第二天又扛起锄头下地了。

(转引自吴继光2003：110)

这孩子聪明是聪明，就是不知道用功。 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一定要实事求是。

(以上二例转引自刘月华等2001：685-686)

很明显，上面三例都是系词“是”前后的词语用同一个成分而构成的“是”字句（记作“VP<sub>i</sub>+是+VP<sub>i</sub>”）。吴继光（2003）指出，“VP<sub>i</sub>+是+VP<sub>i</sub>”这一格式根据句法、语义特点的不同，共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况：<sup>⑨</sup>

第一，出现在并列复句中的情况。例如：

- (19)打架是打架，过日子是过日子，小两口第二天又扛起锄头下地了。

对犯错误的同志，我们批评是批评，使用是使用，不能混为一谈。

- (20)拉是拉、吹是吹、捧是捧、骗是骗，政治掮客的手腕他样样使得出来。

吴先生指出，正如前面所举的例子那样，在并列复句中“VP<sub>i</sub>+是+VP<sub>i</sub>”要求跟一个与它构造相同的分句（记作“VP<sub>j</sub>+是+VP<sub>j</sub>”）共现。其中，例（19）在形式上形成了“对举”，其言外之意是“VP<sub>i</sub>不是VP<sub>j</sub>”（如“打架不是过日子”、“批评不是使用”），强调VP<sub>i</sub>跟VP<sub>j</sub>不能含混。例（20）是“列举”形式，在语义上表示“样样都有”这种意思。这种形式的并列项（即分句）可以扩展到三个以上。吴先生还指出，“VP<sub>i</sub>+是+VP<sub>i</sub>”格式属于前者（对举式）时，其中系词“是”可换成“归”，而属于后者（列举式）时，就不能。比如：

- (21)打架归打架，过日子归过日子，小两口第二天又扛起锄头下地了。（对举式）

\*拉归拉、吹归吹、捧归捧、骗归骗，政治掮客的手腕他样样使得出来。（列举式）

第二，出现在让步转折复句中的情况。例如：

- (22) 讨论是讨论，就是做不出结论。 吃是吃了，不过没有吃饱。  
出国是出国了，但抛弃了专业。 开会是开(会)，可是不讨论分房问题。  
会开是开，可是不讨论分房问题。 我于是(我)干，但还有别人呢。

在例(22)中，“VP<sub>i</sub>+是+VP<sub>i</sub>”表示让步（即含有“虽然”的意思），相当于让步转折复句中的前一分句（偏句）。正因为如此，其后面的正句中一般出现“可（是）、不过、但（是）、就是”等表示转折意义的连词。此外，吴先生还指出，当VP<sub>i</sub>为否定形式时，可形成这样一种关系：

- (23) 没打是没打，但是骂了。= 打是没打，但骂了。

虽然这两句中的谓词性主语部分不同（前一句是否定形式，后一句是肯定形式），但前后两句在语义上是一致的。

第三，“VP<sub>i</sub>+就是+VP<sub>i</sub>”中的情况。例如：

- (24) a. 吃饭就是吃饭，不要说话。 b. 睡觉就是睡觉，你拿本书去干什么？

在(24)中，系词“是”前有“就”字，就构成“VP<sub>i</sub>+就是+VP<sub>i</sub>”格式。这样，就跟前两种情况不同，在句法特点和表达意义上产生了变化。首先，在表达意义上，这两例“隐含着排除其他动作或事态介入的意思”（吴继光2003：113）。具体说，例(24a)和(24b)实际上分别表达“吃饭时不要说话”和“睡觉时不要看书”这种隐含意义。另外，在句法特点上，这种格式所出现的句法位置比较灵活。例如：

- (25) 别说话了，吃饭就是吃饭。 你不要说了，我不去就是不去。

（以上例(19-25)转引自吴继光2003：110-114）

其实，这类“是”字句里的主语并不具有典型主语的语法特点。请看下面：

- (26) 打架是打架，过日子是过日子，小两口第二天又扛起锄头下地了。

→\*打架呢，是打架，过日子呢，是过日子，……

\*打架是不是打架？过日子是不是过日子？……

\*打架虽然是打架，过日子虽然是过日子，但是……

这孩子聪明是聪明，就是不知道用功。

→\*这孩子聪明呢，是聪明，……

\*这孩子聪明是不是聪明？……

\*这孩子聪明虽然是聪明，但是……

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一定要实事求是。

→对呢，就是对，不对呢，就是不对，……

\*对是不是对？不对是不是不对？……

\*对虽然就是对，不对虽然就是不对，但是……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把上述“VP<sub>i</sub>+（就）是+VP<sub>i</sub>”格式看作为一种非典型的谓词性主语句的类型。



说话人对命题的判断或评价”，其用法“已接近于情态副词(modal adverb)”。

虽然古川裕先生并没有明确指出中动短语在句子表层结构中的句法地位，但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推测，他的观点跟前面曹宏先生一样，认为中动短语是相当于状语的句法成分。

殷树林(2006)认为，“NP+(状)+V起来+AP”格式，<sup>⑫</sup>根据谓语AP的语义指向的不同，可以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第一，AP指向实体(NP)的类型。例如：

(30)这首歌细听起来很美。 田里的小麦看起来绿油油的。 这件夹克穿起来有点大。

在例(30)中，谓语AP(如“很美”、“绿油油的”、“有点大”)一般“不能描述动作，只能刻画实体，因此AP和‘V起来’不可能形成陈述与被陈述的关系”。此外，这里“‘(状)+V起来’在表义上起附加说明的作用，在句法结构上也不是必需的，拿掉之后对句子的表达影响不大，因此我们倾向于把它看作全句的状语”。这样，就把这一类型的句法结构可分析为“话题/主语+状语+谓语中心语”。(殷树林2006：60)

第二，AP指向动作的类型。例如：

(31)此类案件调查起来相当困难。 语言课教起来特别困难。

以后，你们的车存起来就方便了。(以上例(30-31)转引自殷树林2006：59-60)

跟前面的类型不同，在例(31)中“‘(状)+V起来’不可以拿掉，因为后面的AP是指向它的，也是陈述它的，而‘(状)+V起来+AP’又整个是对句首NP的评述”。因此，这一类型的句法结构可分析为“话题+主语+谓语”。(殷树林2006：61)

另外，曹宏(2005：211)认为下面这些句子在语义上不符合中动句的特征(NP不是V的受事论元)。例如：

(32)这狗叫起来好像饿狼一样。 我要骂起来比你们可花式多了。

她跑起来比羚羊还快。 她……走动起来轻得像羽毛。

阳光照上去像黄琉璃似的。 她哭起来尖声尖气。(转引自曹宏2005：211)

那么，在例(32)中，这些“V+起来”的语法地位是什么呢？这些句子的层次结构又是如何？曹宏先生因不把它视为中动句而没有作进一步的讨论。

如果按照上文所确定的主谓结构的判断标准来看，以上几类“NP+V起来+VP”格式中的“V起来”基本上都具有主语的形式特点。例如：

(33)这种自行车骑起来很轻松。

→这种自行车骑起来呢，很轻松。 这种自行车骑起来是不是很轻松？

这种自行车骑起来轻不轻松？ 这种自行车骑起来虽然很轻松，但是……

这个手续办起来很麻烦

→这个手续办起来呢，很麻烦 这个手续办起来是不是很麻烦？

这个手续办起来麻不麻烦？ 这个手续办起来虽然很麻烦，但是……

这件夹克穿起来有点大。

→这件夹克穿起来呢，有点大。 这件夹克穿起来是不是有点大？

这件夹克穿起来大不大？ 这件夹克穿起来虽然有点大，但是……

此类案件调查起来相当困难。

→此类案件调查起来呢，相当困难。 此类案件调查起来是不是相当困难？

此类案件调查起来困不困难？ 此类案件调查起来虽然相当困难，但是……

她跑起来比羚羊还快。

→她跑起来呢，比羚羊还快。 她跑起来是不是比羚羊还快？

\*她跑起来比羚羊还快？ 她跑起来虽然比羚羊还快，但是……

根据以上变换分析的情况，这些“V起来”都可视为“主语”。这一结果就跟上述几位学者的观点不一致。其实，这里有的“V+起来”似乎具有“陈述性主语”的句法、语义特点。<sup>⑧</sup>我们认为，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作分析，也值得进一步探讨。

### 3.5 “连”字句

下面这些句子从句子表层结构上看似乎可分析为谓词性成分充当主语的例子。例如：

(34) 理都不理我！（邓友梅《在悬崖上》）

牟林森看都没看我（池莉《让梦穿越你的心》）

我呼吸都困难起来！（邓友梅《在悬崖上》）

蹲厕所都在用红蓝铅笔划重点。（池莉《来来往往》）

好男儿死都不怕，还怕一点破家务事？（池莉《来来往往》）

其实，前面这些句子在语义上都可理解为“连”字句。请看下面：

(35) 连理都不理我！ 牟林森连看都没看我

我连呼吸都困难起来！ 连蹲厕所都在用红蓝铅笔划重点。

好男儿连死都不怕，还怕一点破家务事？

可见，事实上例（34）都是一种“连”字句中删掉“连”字之后剩下的表层形式。（参考吕叔湘主编1980：154）此外，这些句子基本上通不过上文所确定的主谓结构的判断标准。请看下面：

(36) 理都不理我！

→\*理呢，都不理我！ \*理都是不是不理我？ \*理都理不理我？

\*理虽然都不理我，但是……

牟林森看都没看我

→\*牟林森看呢，都没看我

\*牟林森看都是不是没看我？（牟林森是不是看都没看我？）

\*牟林森看都看不看我？

\*牟林森看虽然都没看我，但是……（牟林森虽然看都没看我，但是……）

我呼吸都困难起来！

→\*我呼吸呢，都困难起来！ \*你呼吸都是不是困难起来？

\*我呼吸虽然都困难起来，但是……（我虽然呼吸都困难起来，但是……）

蹲厕所都在用红蓝铅笔划重点。

→\*蹲厕所呢，都在用红蓝铅笔划重点。

蹲厕所都是不是在用红蓝铅笔划重点？

\*蹲厕所虽然都在用红蓝铅笔划重点，但是……

好男儿死都不怕，还怕一点破家务事？

→好男儿死呢，都不怕…… 好男儿死是不是都不怕？

\*好男儿死都怕不怕？ \*好男儿死虽然都不怕，但是……

根据以上情况，本文暂不把例（34）视为谓词性主语句。<sup>①</sup>

#### 4. 小结

以上主要论述了现代汉语谓词性主语句的定义及其范围等问题。从这些分析和讨论可以看出，按照过去几位学者对谓词性主语句所下的定义，未必能够对其范围做出明确的判断。据此，本文利用变换分析等手段对“VP<sub>1</sub>+VP<sub>2</sub>”这一词类范畴串是否属于主谓关系（还是属于别的句法关系）的问题进行了考察，同时根据汉语语法学界所公认的主语的判断标准，分析了“VP<sub>1</sub>+VP<sub>2</sub>”结构是否属于主谓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还对谓词性主语句的范围问题（以四种句式或格式为主）进行了分析，并指出哪些类型的句子属于谓词性主语句，哪些不是（典型的）谓词性主语句。虽然我们对这些问题作了一些分析，但有些内容还需要深入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 注

- ① 本文是笔者博士学位论文的一部分。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导师袁毓林教授(北京大学)的悉心指导，《研究论集》匿名审稿专家也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文中错误概由作者负责。
- ② 关于这类格式(V起来+VP)，将在下面讨论。
- ③ 关于连谓结构，目前还没找到比较好的判断标准。本文暂时以“而”作为连谓结构的判断标准，如“温故知新→温故而知新”。
- ④ 这是兼语式，因此不能插入“而”。
- ⑤ 我们去掉了原句中的“很”，作了适当的调整。下同。

- ⑥ 根据以上的主语标准，也可以把例(3)连谓结构中的“看起来漂亮”视为主谓结构。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作进一步的分析。
- ⑦ 这里“VS”(Verbal Subject)代表“动词性主语”(吴继光2003:98)。
- ⑧ 徐烈炯、刘丹青(1998:143-146)认为重动句式前一谓词性成分是“次话题”(普通话中的拷贝式话题)。他们指出下面例b是例a(重动句式)的同义形式：a. 小张打篮球打得非常好。 b. 小张篮球打得非常好。
- ⑨ 以下内容参考吴继光(2003:110-114)、吕叔湘主编(1980:438-439)和刘月华等(2001:685-686)。
- ⑩ 实际上V后面可出现的趋向动词不只限于“起来”，如“看上去”、“穿上去”、“看来”等。为了论述方便，这里用“起来”表示这类趋向动词。
- ⑪ 古川裕(2005:31)认为，“吃起来”、“办起来”的“实指性”还很高，因为其中“吃”、“办”的主体名词同时可以出现在句子表面上，在语义上仍然保持其实质意义。比如“这个臭豆腐吃起来很香”→“这个臭豆腐他们本地人吃起来很香，我们外地人不行”。
- ⑫ 殷树林(2006:64)根据跟英语中动句的对比分析，认为“汉语中不存在中动句或中动结构，‘NP+(状)+V起来+AP’格式就是汉语中很常见的一般话题句”。
- ⑬ 关于“陈述性主语”及其相关问题的分析和讨论，请看吉田(2016)。
- ⑭ 按照徐烈炯、刘丹青(1998:100)的观点，“连”字所带的成分是“次话题”，是对比性的话题焦点。此外，袁毓林(2006:17)认为，“总的来说，‘连’所引导的成分跟后面的谓词性成分具有陈述关系，这种陈述关系从语用上，可以归入‘话题-说明’关系，因为话题和述题之间的陈述关系可以只是一种非常宽泛的‘关于’(aboutness)关系。因此，差不多所有的‘连’字句都可以删除‘连’(大部分甚至可以删除后面的‘都、也’)，来转换成话题句或主谓句。”

## 参考文献

- 曹宏 2003《现代汉语中动句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曹宏 2004《论中动句的层次结构和语法关系》，《语言教学与研究》第5期。
- 曹宏 2005《论中动句的语义表达特点》，《中国语文》第3期。
- 范晓 1992《VP主语句——兼论“N的V”作主语》，《语法研究和探索》(六)，语文出版社。
- 范晓 1993《复动“V得”句》，《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 房玉清 2001《实用汉语语法》(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古川裕 2005《现代汉语的“中动语态句式”——语态变换的句法实现和词法实现》，《汉语学报》第2期。
- 黄伯荣、廖序东(主编)2002《现代汉语》下册(增订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 吉田泰谦 2007《现代汉语谓词性主语句研究——指称性主语与陈述性主语的句法语义差别探析》，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吉田泰谦 2016《陈述性主语的形成功能及其语法地位》，《语言教学与研究》第5期。
- 李德津、程美珍(编著)1988《外国人实用汉语语法》，华语教学出版社。

- 刘月华（主编）1998《趋向补语通释》，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刘月华等 2001《实用现代汉语语法》（增订本），商务印书馆。
- 吕冀平 1958《复杂谓语》，新知识出版社。
- 吕叔湘（主编）1980《现代汉语八百词》，商务印书馆。
- 宋国明 1997《句法理论概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王莉莉 2000《“指称性主语、陈述性主语”分类质疑》，《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 吴继光 2003《现代汉语的用事成分与工具范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徐杰 2001《普遍语法原则与汉语语法现象》，北京大学出版社。
- 徐烈炯、刘丹青 1998《话题的结构与功能》，上海教育出版社。
- 殷树林 2006《“NP+（状）+V起来+AP”格式与英语中动句的比较》，《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
- 袁毓林 2006《试析“连”字句的信息结构特点》，《语言科学》第2期。
- 詹卫东 2000《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短语结构规则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
- 郑怀德 1984《动词性主语句的谓语》，《语法研究和探索》（二），北京大学出版社。
- 朱德熙 1982《语法讲义》，商务印书馆。
- Sung, Kuo-ming（宋国明）1994 “Chinese Middle Construction” one part of his doctoral dissertation: *Case Assignment Under Incorpor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Los Angeles.

（よしだ・ひろあき 英語国際学部准教授）